

朱子大全集

第五
函
八册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八十一

跋

跋朱給事奏劄

伏讀給事中朱公奏劄共惟前輩學問醇明故所以告其君者知所先後如此而忠誠懇至溢於文辭筆札之間者又可以見其充養之厚云隆興元年正月既望新安朱熹謹書

後二十八年再得披玩因觀舊題歎前脩之益遠悼吾年之不留復記其後云

跋陳了翁與兄書

章氏議却不成農師極惓惓亦不敢就自到官尤覺中饋不可無人而瑞奴等零丁益可憐不免議同年周戶曹之妹錫其家清貧其人年長貧則不驕長則諂事爲瑞奴等

之慮只欲如此書尾又云周氏雖貧然舉家好善故就之
男女可無慮

予嘗讀陳忠肅公之文觀其述已之志稱人之善未嘗不推而
決諸義利取舍之間於是知公之所以嘗胸中浩然前定不疚
者其所自得蓋有在也孟子曰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
之間耳又曰生亦我所欲義亦我所欲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
取義也陳公之學蓋得諸此惟其察而精之也人毫芒是以擴
而充之也塞宇宙善觀此帖者亦足以識其幾矣帖藏邯鄲賈
元放家元放文學議論有餘又通當世之務而砥礪廉隅不爲
苟合其亦深有得於斯歟隆興甲申十月九日新安朱熹謹書

跋胡文定公詩

手握乾坤殺活機縱橫施設在臨時滿堂免馬非龍象大

用堂堂總不知 踏遍江南春寺苔
野雲蹤跡去還來如今宴坐孤峰頂
無法可傳心自灰祝融峰似在城天萬
古江山在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明月又重圓
明公從小便超群佳句流傳繼碧雲
聞道別來諸念息定將何法退魔軍
十年音信斷鴻鱗夢想雲居頂上人香飯
可能長自飽也應分濟百千身

右胡文定公答僧五詩公子侍郎所書以授墳僧妙觀而妙觀之所摹刻也儒釋之間蓋有所謂毫釐之差者讀之者能辨之則庶乎知言矣乾道乙酉十一月庚午新安朱熹書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此詩便覺風篁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

札之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溫厚靚深其得失之筭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胡五峰詩

幽人偏愛青山好爲是青山青不老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

右衡山胡子詩也初紹興庚辰熹卧病山間親友仕於朝者以

書見招熹戲以兩詩代書報之曰先生去上芸香閣

時籍溪先生除正字

赴館供職閣老新裁豸角冠

劉共父自秘書丞除察官

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

月要人看一章甕牖前頭列畫屏晚來相對靜儀刑浮雲一任

閑舒卷萬古青山只麼青

二章

或傳以語胡子子謂其學者張

欽夫曰吾未識此人然觀此詩知其庶幾能有進矣特其言有體而無用故吾爲是詩以箴警之庶其聞之而有發也明年胡

子卒又四年熹始見欽夫而後獲聞之恨不及見胡子而卒請其目也因敘其本末而書之于策以無忘胡子之意云

跋張魏公爲了賢書佛號

世之學士大夫措身利害之塗馳騫而不反是以生死窮達之際每有愧於山林之士觀丞相魏公所以慨然於賢老者則可見矣嗚呼服儒衣服學聖人之道誠能一以義理存心而無惑於利害之際則其所立當如何哉乾道丁亥冬十有二月九日新安朱熹書

跋方伯謨家藏胡文定公帖

兒曹外甥輩比過治宇在寅爲同年宜盡切磋之義在宏宜提耳誨導之在范甥宜勉進其所未聞者而一一以重言題品褒借之豈所望也昔事定夫先生未嘗以言色相

假後與民瞻叔夏遊苟有過在安國則二公必面折之不
令貳其過在二公卽安國亦正色規之不但已也數十年
來俗習頽靡此風日以替矣安老器識過人當今之望津
途軌則當以往哲自期庶幾此風之復見也邸報十五卷
并五月分者并以歸納乾茵承貺示珍感珍感安國再拜
去夏所借報中有言呂舜徒章者或見之望更借示自五
月以來新報能一一借及幸幸呂公諸子聞自衡陽過江
西不知今何在或知信喻及鄉里得近信否所奏前章及
第二義不以示他人恐知安國又上

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
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方生士
繇出示所藏胡文定公與其外大父尚書呂公手帖讀之使人

凜然起敬若嚴師畏友之在其左右前後也嗚呼是數君子者
其可謂盡朋友之道而無所苟矣其卓然有以自立於當年而
遺風餘烈可傳於世者豈徒然哉三復歎息因敬書其後以致
區區尊仰之意云乾道壬辰十二月二十四日新安朱熹書

跋劉平甫家藏胡文定公帖

彥脩必已奉太夫人赴溫陵此郡樂國也便於養親同增
歡慰臨川密邇鄉邦音問易達彥冲退然自守深可嘉尚
德門積善久矣如昆仲出則奮其才力建立事功居者進
脩術業養成德器乃邦國之光凡在鄉鄰亦預榮焉衰老
覩此盛事不勝欽歎安國又啓安國再啓湖湘旱饑之後
民間窘迫而供饋顚繁江西諒亦爾然教令旣孚吏民信
服不晚必有除擢矣寅在桐江幸亦粗遣然歸養之意甚

濃謾恐知之憲姪比蒙恩命皆昆仲平日獎提之所及也
感佩之意言不能喻安國再啓

伯達孫今已長成莫須早晚令隨貢元伯伯習知禮義若

一向不讀書恐不便也

與族兄書
其畧如此

屏山劉珏平甫藏胡文定公帖一卷前兩紙胡公與平甫伯父
祕閣君蓋公之辭而其子祠部君筆也時祕閣守臨川兄侍郎
公守溫陵弟屏山先生稱疾不仕胡公之子侍郎守桐江兄子
籍溪先生以布衣特起典教鄉郡書辭蓋徧及之後一紙胡公
與其族兄書實公手筆平甫購得之所稱范錫者卽平甫外舅
太史公也胡公正大方嚴動有法教讀此者視其所褒可以知
勸視其所戒可以知懼平甫能葆藏之其志亦可知矣乾道癸
巳三月乙酉新安朱熹觀於劉氏山館之復齋因敬書其後云

書屏山先生文集後

屏山先生文集二十卷先生嗣子珏所編次已定可繕寫先生啓手足時珏年甚幼以故平生遺文多所散逸後十餘年始復訪求以補家書之缺則皆傳寫失真同異參錯而不可讀矣於是反復讎訂又十餘年然後此二十卷者始克成書無大譌謬熹以門牆洒掃之舊幸獲與討論焉竊以爲先生文辭之偉固足以驚一世之耳目然其精微之學靜退之風形於文墨有足以發蒙蔽而銷鄙吝之萌者尤覽者所宜盡心也因書其故以告後之君子云乾道癸巳七月庚戌門人朱熹謹書

跋張敬夫爲石子重作傳心閣銘

熹旣爲尤溪大夫石子重記其脩學之事又爲作此五銘焉時子重方爲藏書之閣於講堂之東中寘周程三君子像旁列書

史之櫃而使問名於熹請以傳心榜之而子重遂并以其銘見屬熹愚不敏不敢專也且惟子重之爲是閣蓋非學校經常之則非得知道而健於文者不能有所發明也則轉以屬諸廣漢張君敬夫而私記其說如此云

跋古今家祭禮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乎祖者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緝僅存一二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意然其

存于今者亦無幾矣惜其散脫殘落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便觀覽庶其可傳於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集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聞有所興起相與捐益折衷共成禮俗于以上助聖朝敦化導民之意顧不美哉淳熙元年五月戊戌新安朱熹謹識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

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跋通鑑紀事本末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旣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

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於春秋既
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
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
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
鑑然後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於
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於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
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十
百年之間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
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間又皆曲有微意
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或乃病其於古無初而
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深考耳機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
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淳熙二年秋

七月甲寅新安朱熹書于雲谷之晦庵云

書和靜先生遺墨後

和靜尹公先生遺墨一卷皆先生晚歲片紙手書聖賢所示治氣養心之要粘之屋壁以自警戒者其家緝而藏之今陽夏趙侯刻真臨川郡齋摹本見寄熹竊惟念前賢進脩不倦死而後已其心炯炯猶若可識而趙侯所以摹刻之意又非取其字畫之工以供好事者之傳玩而已捧讀終篇恍然自失因敢識其後以自詔云淳熙丙申三月丁巳新安朱熹敬書

跋張公弓竹溪詩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予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於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間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

游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
文編可見矣淳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予之子珍卿持以
見示因得三反咏嘆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
也然予聞公予天資孝友絕人其篤於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
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
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
予之所以自見於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於名教庶亦深有補
云五月旣望邑子朱熹書

跋劉元城言行錄

元祐諫議大夫元城劉公安世字器之受學於司馬文正公得
不妄語之一言拳拳服膺終身不失故其進而議於朝者無隱
情退而語於家者無愧詞今其存而見於文字若此數書者凜

然其與秋霜夏日相高也熹之外舅劉聘君少嘗見公睢陽間
爲熹言其所見聞與是數書畧同而時有少異惜當時不能盡
記其說且其俯仰抑揚之際公之聲容猶恍若相接焉而今亦
不可復得矣嗚呼歲月如流前輩旣不可見而其流風餘韻日
遠日忘又已如此可勝嘆哉

記大學後

右大學一篇經二百有五字傳十章今見於戴氏禮書而簡編
散脫傳文頗失其次子程子蓋嘗正之熹不自揆竊因其說復
定此本蓋傳之一章釋明明德二章釋新民三章釋止于至善
以上並從程本而增四章釋本末五章釋致知並今六章釋誠
詩云瞻彼淇澳以下七章釋正心脩身八章釋脩身齊家九章釋齊家治國
意從程本十章釋平天下並從舊本序次有倫義理通貫似得其真謹第錄如上其先